

云起丛书

YUNQICONGSHU

结庐在人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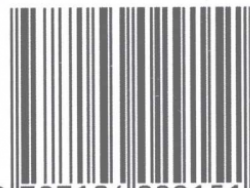
JIELUZAIRENJING

焦红军
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云起丛书
YUNQI CONGSHU

ISBN 978-7-104-02915-1



9 787104 029151 >

定价：280.00元（全10册）

结庐在人境

焦红军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结庐在人境/焦红军著—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9.1

(云起丛书)

ISBN978-7-104-02915-1

I.结… II.焦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1708 号

结庐在人境

责任编辑:张月峰

美术编辑:王恬

责任出版:冯志强

出版发行: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100097

电话: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真:010-58930242(发行部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烟台报捷新闻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120

字数:1800 千

版次:2009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978-7-104-02915-1

定价:280.00 元(全 10 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爸爸的“隐士居”(代序)

焦钟慧

高尔基曾有一句话叫“如果我不在咖啡馆,那么我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”。借光,我认为我老爸也应有一句“如果我不在书房,那么一定是在去书房的路上”。为了满足爸爸想有一个更大的书房藏他的宝贝书的需求,妈妈只好把宽敞的车库当做爸爸的第二藏书室。

经过老爸的一番装饰,车库还真有点书房的味道:迎面是一位名人题写的“隐士居”匾额,三面高至齐墙的书柜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,另一面有一个大大的鱼缸和五六盆植物,为书房增添了不少生机。最奇妙的是,爸爸还请来了一尊菩萨像,前面还有只香炉,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还真有爸爸所说的“隐士居”的味道!

有几次,爸爸的隐士居还被路人误会过。有人贴着玻璃往里瞧说:“啊,原来这家是租书的呀!”还有人说:“这家是卖鱼的呀”。“原来这儿是卖花的呀”……

闲暇时,我总喜欢到那里坐一坐,看一看爸爸最近又买了哪些书、CD、植物……那里就像是神秘的大森林,充满了我对它的好奇。你也可以常常听到我和老爸高声谈论的声音。

这间屋子里发生过很多的美好的生活趣事,但有一件印象最

深的事一直令我回味无穷。一天傍晚,我和妈妈从外面回来,妈妈去把车停到车库里,而我则悄悄地走到书房门前,看看爸爸都在做什么。你猜怎么着,可能是因为他听见了妈妈的车声,我看见爸爸慌忙地换了一张CD,把遥控器藏在手中,中指放在一个键上。这时,我和妈妈开门进去后,我留意到爸爸用中指按了一下,音响中传来了妈妈最爱听的蔡琴的歌曲。这时爸爸开口说道:“你看你妈妈运气多好,刚一进来,就正好赶上放蔡琴的歌。”此时,妈妈的脸上绽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我先是一愣,而后指着爸爸捧腹大笑,最后和妈妈一样陶醉在爸爸所谓的“巧合”之中。事后,我并没有揭穿爸爸,因为那是爸爸妈妈之间甜蜜美好的爱情之歌!

我爱我家。

(作者系烟台双语实验学校初二级学生)



*

目 录

1 / 有感于与两位北大教授的文化渊源

6 / 第一次去南方

9 / 我好故我藏

13 / 跟毛主席学读书

16 / 枕书入梦香

20 / 雨中的母亲

24 / 想起了父亲的一句赠言

26 / 行踪未定

40 / 上当

43 / 一花独放也是春

45 / 草原行旅

52 / 没法潇洒

57 / 雷神庙，你并不寂寞

60 / 我中专时代的两个朋友

69 / 城·人·河

74 / 一隐万事休

88 / 老树春深

91 / 本色的大为

94 / 艺术的阔海

97 / 好人诚一

99 / 马钰传

147 / 全真也是一种力量

附录

153 / 率直而真诚的歌唱

后记

155 / 结庐在人境



*

有感于与两位北大 教授的文化渊缘

白云苍狗，世事如烟。自1998年我到图书馆任馆长，迄今算来已有十年了。十年中发生了上上下下许多事，接触了形形色色很多人，这些都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象。但是笔者自任馆长以来，先后有两位北大著名教授到我所在的图书馆造访，有如草灰蛇线般的在我的脑海中，留下些许记忆的亮迹。

我倒是有点不解，是什么让图书馆与两位北大教授如此有缘，让他们先后到访呢？

是因缘？

是友情？

还是一种灵魂中，一种叫文化的东西的惺惺相惜？我倒认为是后者。

如果说起北大，在我等眼中，那是与喜马拉雅山齐高的知识圣殿。且不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源于此，文学家鲁迅曾任教于此，更有革命领袖、一代书生毛泽东，在北大图书馆半工半读，并由此发轫走上解放中国民族命运的革命道路……

这一切的一切，无不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，每一位莘莘学子，心生憧憬，并由此立下“为中华民族之崛起”而读书的宏愿。可以说，北大是中国每一个读书人的思想的坐标，知识的圣殿，灵魂的

栖息地，文化的源泉。

想在少年时，几人无有春梦？北大多少次的切入五彩的睡梦中。但事与愿违，理想往往屈就于为稻粮谋的现实，并由此分道扬镳。然而北大在灵魂中的印记，却始终没有泯灭。

中国有言，爱之弥深，痛之愈切。其间我不知多少次去北京，走大街穿小巷，去老舍茶馆喝茶，到三千里烤肉喝酒，与文人雅士在琉璃场赏画论古。但笔者始终没有去北大一览的想法。在我的意识中，我倒怕有些惊吓了我灵魂中的北大，北大就像禅光深处中的一泓清水，本来清净无比，就让它随波而去，清凉自生吧。

没想到，2001年的夏天，我接到烟台市有关方面的通知，说北大李国新教授要来我馆，进行文化部图书馆立法方面课题的调研，并特别说明县级图书馆只此一家，让我做好准备，配合好此次立法调研。其时，我连续在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头版头条发表了《21世纪图书馆应该强化的五种意识》和《走进创意》两篇论文，在全省图书馆引起了良好的反响，并收到了全国很多图书馆同行的激赏。一次，我到济南开会，一位胶南的市图书馆长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的论文，我们文化局长在全局印发学习呢！”宁夏图书馆馆长读了我的论文，说：“这辈子我们想到的，没有做的，你一个基层图书馆做到了。”海阳市档案局长多次给笔者写信、寄书、交友……这一切无不激励着一个年轻后生的书生意气，奋斗意志，颇有些毛主席词中所写的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壮志与豪迈意味。

真正的学者，到访也是无声的。李国新教授来了，年轻、干练、朝气，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我刚想客套一下，要把他迎到会议室去，李教授轻声轻语地说了一句：“先到借书室，看一下电脑借书吧。”我不由一愣。当我们陪着李教授走进借书室，只见他放下手中的提包，在服务人员的电脑前坐下来，轻轻按了几个数字键，便在本子上认真记录起来。十几分钟以后，李教授满意地对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没想到，一个县级图书馆，每天的读者到馆率这么多，这是真家伙，你唬不倒我。刚才，我看了你们的电脑记录，说明你们

的工作做得很好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,和李教授的感情距离却由此拉近了。

我坦诚地把我对图书馆立法方面的想法向李教授做了积极的建议,并把我馆以创新求发展的有关内容整理成文字,让李教授做参考。短短的一天过去了,要分别了,李教授依依不惜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北大信息管理系刚办了个EMBA班,不是MBA,是EMBA,我是研究生导师,你去吧!”李教授真诚地看着我,目光中透出一点闪亮的东西。三十多年了,没想到,我倒与北大真有了一回机缘,并得到了北大教授的盛情邀请。感动之中,我说考虑考虑。

其后,李教授又给我发了两次邮件,一次是让我做好学习的准备。其后,因组织上循无此例,只好作罢。再一次是他把此次自己立法调研的情况写成了书面报告,上报文化部,并把有关我们图书馆的情况写成了调研报告,李教授在报告中对图书馆激赏有加,令人倍感温暖。

翻过去的时间,留下的是回忆。但李教授对我的深厚情谊,却让我每每想起。人真是奇怪,愈是想起,我愈不敢去看望他。去年,烟台大学图书馆张馆长来我馆,他也是北大信息管理系毕业的才子,他告诉我李教授已干上了系书记了,在图书馆管理立法方面已是权威了。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。在此,我默默地祝愿李教授教学相长,开卷有益。

距与李教授的到访已有六七个年头了,没想到,2007年图书馆又有了一次与北大教授结缘的机缘。今年夏天,我和朋友到一个新开的茶楼喝茶,席间与茶老板聊了起来。茶老板聊着聊着激动起来,他告诉我,他在他的家族中是混得最没出息的,他姑姑的儿子在北大法学院都干教授了。噢,我来兴趣了,我说:“是贺卫方吧!”他也奇怪了,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,我说:“要不还算得上图书馆长吗?”接着,我说了几个在电视上、杂志上、网络上看到的贺卫方教授为民请命、心系百姓、以法治学,开中国比较法学先河的例子。茶老板一听有了知音,马上告诉我,贺教授是他姑的儿子,今

天贺教授刚回来，晚上还要到他家吃晚饭。我说：“请你告诉贺教授，有时间请到图书馆，到他故乡的图书馆看一看。这是一个他老家图书馆长的真诚邀请。”茶老板连声说好。

第二天，我刚起床，电话响了，茶老板说，贺教授很高兴能受到邀请，要到图书馆看看。我起床愣了一会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俗话说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相见不相识。这又是一次因文化而生的机缘？

对于贺教授，早在五六年前，我就知道他的大体情况了。贺教授出身贫寒，少年时在乡下农村吃了许多苦，完全靠自学成才，是我们当地学有所成的莘莘游子中的代表。他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，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，1995年在北大法学院任教，并被评为“十佳教师”。

贺教授研究的是法律领域中的比较法学，学贯中西，是国内比较法学的带头人。令他声名雀起的是广州的孙志刚事件。2003年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到广州打工，因无证件，被民警作为盲流送到收留所，遭收留所收监人员殴打致死。贺卫方教授闻听此事件后，拍案而起，与其他几名教授联名上书国务院，使在我国残存了几十年的《收容遣送管理条例》，在短时间内便废除了，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这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法制史上，是很少有过的。因此，贺教授被评为“影响中国21世纪走向的100位青年”之一。

百忙之中，贺教授一身轻装打扮，羽扇纶巾地朝我走来了。我留意地看了一下贺教授两鬓头发，比在电视上看到的白了许多。我说了句：“贺教授没变，只是头发白了。”

贺教授笑了笑，随后参观了图书馆的借书室、电脑室。在阅览室，贺教授翻阅了我馆订阅的报纸，贺教授推荐暑期学生读书的一篇文章，正好发表在当天的《南方周末》上。天人合一，这也正是难得的佳缘。

也许因为是家乡人，没有心灵的隔阂，不几句我们就拉上了，

天南地北,高官苍生,山西砖窑事件,农村百姓之辛酸,人间世事之不平,让人感慨良多。交谈中知道,贺教授此次回家,是应烟台大学法学院邀请回来讲课的,顺便抽半天工夫回老家来看望双亲的。我听了倒真不好意思,叨扰贺教授的亲情了。

在图书馆,贺教授看了我馆收藏的本地名人游子的著作。贺教授马上告诉身边人,下午回烟大书店,他要在书上签名,把他的著作赠送图书馆馆藏。我被贺教授这么直白、这么无私的家乡亲情感动了。“亲不亲故乡人,甜不甜家乡水”,千年一言,生生不息,流传不衰。贺教授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,不就是做了最好的例证吗?

短短的一个小时过去了,贺教授要走了。我看了一下手表,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:2007年7月13日。

这就是我与两位北大教授的文化渊源。迄今想来,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?一位哲学家说:人与人之间是狼。这个我信,并且在人生中我也看到了一些黑暗现象。但是正如歌手许巍在一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:好男人胸怀象大海。我倒情愿翻过眼前的藩篱,而去眺望更美好的远方。我想起了诗人海子的一句话: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



第一次去南方

1995年，当时我还在一个机关单位从事宣传工作，是一个典型的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，就是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形象。虽然我当时已是一个年轻的老公务员了，但我早已在思考命运了。有时，三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音响，克莱德曼的钢琴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便有如天籁，随之萦绕了整个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。渐渐地，人与音乐相拥，融为一体，而至人我两忘的境地。

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是因为父母在身边，按照我的心性，我早就到远方去发展了。1995年，在机关已呆了七八年，得苍天眷顾，我终于得到一次去南方，就是去深圳（当时在我的想法里，深圳即南方，南方即深圳）公干的机会。我很重视这个机会，也很争取这个机会。这在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的眼里，不亚于唐僧的“西天取经”。结果，我成行了。

去了南方，飞驰在深圳的海滨平安大道上，沐浴在南方温柔的风、淋漓的雨里，我为中南海那位“老人”的慧眼卓识而深深的感叹，更为众多的大学生打工族的“孔雀东南飞”而浮想联翩。当时，我尽管自感自己读了不少的书，见识了许多官场、人生的东西，思想里还有种优越感，其实，我还是一个无论是思想行为，语言意识，都被装在一个套子里的人，只是我自己感觉不到，还自觉荣耀。今天想起来过去的想法，与安徒生笔下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面的人物，不

出二致。

畅游在深圳南方午后的街头,我看到一群群大学生打工者,或坐或躺,在浓荫下,在草坪上,看书,午休。他们人生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他们三三俩俩,那种人生忙碌中的闲适和那种对生活困苦的坦然承受,深深地打动了我,无形之中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口:原来人可以这样诗意地栖居,原来人生还有这样的一种生活……

那一次,在南方,我独自呆了20多天。20多天以后,我又回到了“套子里”,又重新“夹起了尾巴”,但我思想的翅膀却开始扑张了。

作为一个有理想、有憧憬、有心性的年轻人,我不甘就这样在官场潜规则上消磨下去,重复那多少人曾经历的“白头官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的历史命。我要自我改变自己,而不是静等伯乐的赏识和领导的恩赐。

我很欣赏初中语文课本里,徐迟写的李四光站在地球仪前的那一段:一个小小的寰球,被李四光轻轻地推动了。多么形象的描写啊!物理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定律:外因是内因的形式,内因决定外因。但是在人生却常常面临这样的囚徒困境:有时在人生的某个阶段,事业的寰球是一度静止的,但是这时如果有一点外力却可使他从静止到发生转动,由逆境而至坦途,人生有时也是多么需要被爱因斯坦誉为“第一推动”的命运之力啊!

我的苦恼被我的一个记者朋友看到了。一次酒喝到半酣,他讲了我至今还奉为经典的一席话:做官能看到头,就是科级、副科级,从现在能看到你五十岁的模样;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,你要是下海做生意,你看不到头,前面都是未知的,挑战和希望要比现在大得多。

当时,我还一门心思去当官。说来见笑,我是那个村子里唯一的在机关大院做事的人,老实巴交的乡下大爷、大婶没少来找我帮忙办事。可他们哪知道,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办不了的窘境啊!

朋友的一席话,让我重新审视自己,找寻回曾经丢失的自我。

1998年下半年的时候，在我的努力下，我去了一个不被人知的小单位，有了那次去深圳的经历，和那次我在深圳所结识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。我命运中一度静止的寰球被轻轻推动了……



我好故我藏

隐士居主人曰：倘世纪以百年为界，人生以十年为代，十年似乎成了人生某种可资纪念的标志线。回想我自己，16岁时在外地求学读书，26岁时已写出了一本书，33岁时，冲出书的围城开始转化知识。倏忽间，而立已过，不惑将近，可资纪念的，不外乎还是文字，那就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，写一点文字，算是留做人生的一段记忆吧！

对于收藏，这曾经是我儿时的一个梦，一个淡如青烟的梦，一个留着残片却又闪着滴滴珠光的梦。记忆中，儿时在农村的童年，并不快乐，似乎是在无聊与无耐中度过的，就像一杯白开水，放在桌子上是一个静物，但喝下并无什么趣味。我对童年的记忆如今想来大体就是这样。

这并不是说父母没有给予我童年的快乐，而是对于生于六十年代末的我来说，这是时代的限制，社会的使然。儿时的白天，只要醒来一看，家里空寂无人，父母不是忙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便是开大会、搞批判去了。我睁开朦胧的双眼，只有呆呆地望着半空出神，在我两眼呆望着的半空上方，是母亲用一双巧手，把人家剪剩的花红柳绿的彩纸和旧报纸，糊成的顶棚。这也是我们家家庭装饰的始祖，那遥不可及的顶棚啊，就象深邃的星空一样，给了我莫大的欢乐。就这样躺着，看着，幻想着，渐渐地眼睛模糊了，我似乎